



# 俄罗斯文化的多样性

[文章编号] 1001-5558(2012)02-0015-06

●[俄罗斯]季什科夫(В.А.ТИШКОВ) 臧颖 译

[中图分类号] C95

[文献标识码] A

俄罗斯人乐于说,我们国家地广物博,无与伦比,在某种程度上的确如此。世界上共有200多个国家,就领土面积而言,俄罗斯是最大的国家。苏联的领土面积为2200万平方公里,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领土面积为1700万平方公里,俄罗斯仍是世界上领土面积最大的国家。我们国内的学者,包括一些历史学家,经常会针对领土的问题进行探讨。如此广大的领土面积对一个国家的发展是有利的,还是会产生一定的阻碍?从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来看,从远东到西伯利亚只有一条铁路,还没有一条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公路,这的确是不利的一面。但是,从资源角度看,广袤的领土为国家提供了丰富的自然资源。我们知道,未来世界将会产生淡水资源的竞争,而一个贝加尔湖就蕴含世界20%的淡水。俄罗斯还富有石油和天然气,这是国民收入主要的经济支柱。丰富的自然资源对于俄罗斯在世界上获得政治地位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同时,广袤的领土也是多民族及多元文化产生的基础。

我国考古学者发现,现在俄罗斯的广大领土在很久以前就被人类开发出来。科学研究发

[译者按] 2011年1月10日,В.А.季什科夫为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师生及北京其他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举办了题为“俄罗斯文化的多样性”的讲座。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原院长杨圣敏教授主持并评议,其他与会学者与В.А.季什科夫先生进行了积极的讨论。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2009级博士研究生臧颖为现场翻译,于会后将该讲座整理成文。

现,第一批开拓者从非洲出发,穿过高加索山脉,再经过西伯利亚平原到达远东地区,然后通过白令海到达美洲大陆。科学家认为,四万年前第一批踏上大陆的人通过白令海峡到达美洲大陆,从这个意义上讲,目前在这个国家居住的人就是原住民(本地人)。俄罗斯和中国有很多相似之处,国家是通过民族内部的融合和交流的方式形成的,而不是通过外部民族的进入流动形成的,在这一点上和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有明显区别的。现在,在俄罗斯生活着一亿四千三百万人,比中国居民人口数量少得多,但是,俄罗斯人口仍然占世界第九位。这片土地上居民的生计方式决定了文化的多样性,比如住在山地的人民,他们具有自己的传统和文化,物质文化主要体现在用石器制造生活用品上;在高加索地区,居民的住房主要用石头制造。再比如,那些住在欧洲平原,包括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居民,他们维持生计主要依靠森林资源,物质文化表现在木制品的使用上。当然,我们要排除一些大城市,城市居民现在使用现代化的物质资料,如水泥、砖等,但莫斯科近郊的一些别墅还是用木头建造。现在还有一些人生活在北极圈以内,还有一些人生活在森林的冻土带,他们的生计资源主要就是鹿皮,他们甚至用雪建造房屋。令我们非常骄傲的是,人们通过自己的劳动,在广袤的土地上创造出不同的文化。

俄罗斯国家领土的形成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到现在为止,世界上仍然有一些地域不适合人类居住,如澳大利亚的一些地区和中国的一些沙漠地区等。虽然人们非常渴望获得适宜人居的土地,渴望获得更多的资源,但是,自然界会设置种种障碍。比如俄罗斯雅库特(萨哈)共和国,那个地方非常寒冷,不适合人居,但是现在这片土地已经被开发出来,并且有大量居民生活在那里。

人类为何保持着文化的多样性?这是个非常有趣的问题。现代人类住在相同的水泥建成的房屋里,穿着相同的衣服,使用相同的电话,为什么我们还能保持文化的多样性?我认为,自然界存在着一种规律,帮助人类保持自身文化的多样性,这种规律是自然界赋予的。如同我们不可想象,森林是由同一种树木组成的。人类从本性出发,就渴望文化的多样与不同。如果人类都是同一的,无论相貌还是思想,那么我们彼此之间就会失去对对方的兴趣,从而失去人类发展的动力。因此,在21世纪,我们这个世界仍然保存着大量的族群和民族。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世界上大概有4000到5000个族群,同时随着族群的发展,语言也保留下来,世界上大概有5000多种语言。很多学者认为文化具有波动性和不稳定性,很多语言会随着时间消失,全球化也会加速一些语言的消失。我不同意这个观点,我认为语言会保存下来。不论是在原苏联还是现在的俄罗斯,在20世纪没有任何一种语言消失,也没有任何一个族群消失。当然族群和语言的保留和国家政策分不开。除了政策的干预,族群内部的认同也会促使他们保留自己的文化,甚至极少数民族的语言也保存了下来。

19世纪,俄罗斯很多旅行家赴西伯利亚地区考察之后认为,再过10年或20年,生活在这些地域的族群和民族会消失。但是事实上,这些少数民族非但没有消失,反而人数不断增加。世界范围内,族群的数量大概是5000左右,分散居住在200多个国家内。现在世界上不存在没有边界的领土,国家是世界上最大的群体边界,国家对人们的生活产生深刻的影响。国家可以构建一个共同的经济制度,国家甚至可以为每位公民构建按照某种方式生活的法律和规则。任何一个族群都无权把一个人投到监狱里去或者剥夺一个人的生命权,只有国家才能行使这样的权力。任何一个族群、集体、集团都没有这个权力做这样一个事情,但是国家

会把不同的人群集合在一起。由于现代移民进程的加快,没有一个国家只拥有一种(独一)文化,任何一个公民国家的文化和民族都是多样的。对每个国家来说,政权的功能不仅是保持领土的完整、国家的统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如何调控民族国家内部文化的多样性也是国家的职能之一。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经验,这些经验有正面的和反面的,也有悲剧性的。有的国家由于不能正确地调控这些民族文化的多样性,这个国家因此消失或解体了。比如印度这个国家,很多世纪以来,这个国家内部的军事冲突一直不断。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可以说,世界上的战争基本上不是在国家之间,而是在国家内部,在民族之间进行,是由于民族的分离和民族冲突造成的。世界上大多数人口的死亡都是由于民族纷争造成的,这些纷争是无规则的,也是十分地残酷。大家都知道,在我们国内发生了两次车臣战争。第一次车臣战争是1994年到1996年,第二次车臣战争是1999年到2001年,共有4万人死亡,死者当中大部分是平民,而不是参与战事的人。战争造成大量的难民,有20多万车臣人离开自己的故乡。不同的国家按照不同的方式处理自己的民族问题,制订自己的民族政策。

俄罗斯在这个问题上有哪些经验呢?首先,俄罗斯的经验是从苏联继承来的。苏联在行政区划建构中考虑到民族的问题,设置了民族自治共和国这样的主体。因此,现在俄罗斯联邦由83个行政单位构成,其中有21个共和国。这些共和国可以称为民族区域自治共和国,我认为,它们与中国的民族自治区比较相似,与加拿大魁北克的行政单位也有相似之处。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虽然是联邦主体的行政单位,但同时也具有共和国的特殊地位,它包含民族联盟的意义。有很多的学者和政治家都反对这种体制,他们认为这种民族联邦体制本身蕴含很多风险,会滋生分离主义。当然,我们从很多国家的实践中,包括俄罗斯的车臣战争中都吸取了很多教训。在民族性质的区域内滋生了很多民族冲突和民族分离主义,这是我们从苏联继承的遗产,没有办法改变这种行政建制。苏联时期权力比较集中,因此这种体制适合当时的政策,并具有积极的意义。苏联时期,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比较强大,并且是唯一的意识形态,国家安全部门的功能也比较健全,对各种社会思想进行监督,因此分离主义思想无法滋生。戈尔巴乔夫执政的时候,这种集权开始减弱。当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为争夺政权发生冲突的时候,很多民族性质的联邦主体便开始争取各自的主体地位。

苏联的解体有三个很重要的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中央集权力量的减弱,第二个原因是政权之间的斗争,第三个原因是民族分离主义的产生。我认为,还有第四个原因,就是西方国家希望苏联解体,这一因素不是决定性的,但是从外部推动了苏联解体进程的加快。从根本上说,苏联解体是内部原因造成的,最重要的是政治上的危机,也是精英层的领袖危机造成的。苏联解体为15个国家,这些苏联解体后产生的国家仍然保留多民族性。我认为,解决民族问题是不应该把一个国家分割开的,而应该从制度上对其进行管理和调控,要按照民族原则调解民族问题,而不是把国家分开来解决民族问题。如果把一个国家从边界上分开,其实是从行政上把国家分开,实际上把族群划分为更小的单位。我认为,不应按照民族原则分出更多的国家,民族越多,冲突越多。如果国家越多,那么边界就越多,就会产生更多的族群,少数民族的数量也会更多。现在的俄罗斯保留了共和国这样的行政单位,同时也对这种联邦的行政体制增加了新的内容。增添的新的内容不是民族地域的自治,而是民族文化的自治。在俄罗斯,国家为四十多个少数民族成立了共和国,有的共和国内有两个主体民族。每个民族共和

国包括很多少数民族,每个共和国的名称中含有自己民族的名字,有的名称中包含两个民族的名字。在一些共和国内,有些民族居住得相对密集,甚至超过了共和国一半以上的人口。俄罗斯还有一些民族分布在不同的地区,比如乌克兰人。乌克兰人是继俄罗斯人和鞑靼人之后的第三大民族,人口近300万。他们大部分居住在城市,有很多乌克兰人居住在远东、萨哈林半岛上,这是因为他们的祖先在征服远东的过程中移民到这些地区。俄罗斯的亚美尼亚人在最近几年人口增加了2倍,人口数量占第10位,这是因为亚美尼亚发生强烈地震,还爆发了民族冲突,大约有100万亚美尼亚人迁入俄罗斯,亚美尼亚人现在分布在俄罗斯全境。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阿塞拜疆人人口数量增长了两倍,而德国人的数量则减少了两成,约有一半的德国人移民到德国。

以上我所谈到的民族人口分布在全国境内,因此我们很难为其划分出单独的领土。1992年我曾担任俄罗斯民族事务部部长,我向政府提出民族文化自治,而非民族地域自治的建议。1996年,我已经不做民族事务部的部长了,但是这一年国家终于通过了民族文化自治法,而这个“民族文化自治”的概念就是我提出来的。法律能够为散居民族提供一个权利,让他们成立民族文化自治实体,比如说协会或是社团,这是民族自决的一种形式。俄罗斯有两种内部的民族自决形式,国家不能对其干预:一种是成立共和国,就是民族自治区,这是地域性的自治,第二种就是文化上的自治。俄罗斯的德国人有两个联邦自治体,犹太人有两个全国性的文化自治体,朝鲜人、阿塞拜疆人、亚美尼亚人、鞑靼人、哈萨克人都有自己的自治体。已经拥有共和国(领土)自治的人们,仍然具有文化自治的权利。鞑靼人是继俄罗斯族之后人口最多的民族,但只有25%的鞑靼人居住在鞑靼斯坦共和国,其他的人分布在莫斯科、高加索等各个地方。分散居住的鞑靼人本身也有对文化的需求,因此在鞑靼斯坦共和国之外也可以成立文化自治体,仍然有全国性的文化自治。联邦自治体一共有400多个,国家会为其提供一些资金,但只限于一些文化项目,如举办文化节等。国家不会提供大量的资金用于实物的购置,比如汽车和电脑。文化自治体要充分利用自身的资源来解决这些问题,比如说莫斯科有一座阿塞拜疆人开办的大型商贸中心,亿万富翁会经常资助阿塞拜疆人出版报纸、杂志,也会对新闻媒体提供一定的资助,为阿塞拜疆人建设公共场所等。富有的德国人也经常帮助俄罗斯境内的德国人开展各种活动。

现在的俄罗斯联邦政府从领导层对文化的多样性的发展所给予的支持还不够,如电视频道大部分还是用俄语,鞑靼语或其他语言的很少。下一个阶段的目标就是希望上层领导能够制订更多支持文化多样性发展的措施,同时,行政机构的管理也要考虑到民族性问题。现在俄罗斯联邦议会和苏联时期相比有很大的不同,联邦议会的上院和下院里没有一个受联邦政府资助的民族事务机构。我知道,和前苏联一样,中国有一个民族事务委员会。俄罗斯还存在一个问题,俄罗斯联邦议会中民族代表比例比俄罗斯族小,名额少,也就是说国家最高的权力机构包括杜马在内没有体现出多民族的代表性,少数民族代表没有办法进入联邦议会,无法获得国家杜马的席位。

我认为,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深入探讨。一些民族共和国政府想给主体民族争取更多的权利和地位。比如巴什基尔共和国是为巴什基尔人成立的,但是巴什基尔人只占居民人数的24%,在该共和国境内俄罗斯人和鞑靼人分别占37%和20%,楚瓦什等其他民族则占19%。而在巴什基尔共和国联邦议会中70%的人都是巴什基尔人,巴什基尔人把所有的权利都拢

在自己的手里。因此,在巴什基尔共和国出现了俄罗斯人和鞑靼人不满当地政权的现象,很多人移民到其他地区,如莫斯科等地。特别在最近20年,出现了大批俄罗斯人从各个共和国迁出现象,比如从达吉斯坦共和国迁出,特别是从高加索地区的共和国迁出的人口很多。这是一种不正常的社会现象,它会破坏国家的整体性,也会滋生共和国内部的民族问题。我们更多谈论的是少数民族的问题,实际上多数民族也存在诸多问题。多数民族也有争取自身权利的诉求,特别是在共和国内。

现在关于北方原住少数民族又产生了许多新问题。1996年和2001年分别通过了两部联邦法,其中有很多内容涉及北方少数民族,主要是指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也包括黑龙江流域、楚科奇和北部欧洲地区。这些地区的民族,生计方式非常传统,仅靠捕鱼、驯鹿、狩猎、捕海兽等方式为生,有些民族的人口已经在5万以下了,因此他们急需国家的大力扶持。但是,由于大规模的工业开发,特别是石油天然气的开发,对当地的自然资源造成严重影响,这些民族的生存环境受到破坏,他们的生存面临很大的问题。这两部联邦法为北方少数民族提供了很多优惠的政策,比如提供固定的生计区域,规定在阿莫尔湖流域只允许少数民族打鱼,如果某一个石油开发公司对当地的环境造成污染,当地少数民族能够从该公司石油、天然气开发的利润中得到补偿。还有一些优惠政策,如少数民族的年轻人可以不去服役,他们可获得专门的高等教育指标,住在原始森林里的少数民族的子女可以免费住寄宿学校等。最近15年中,北方原住的少数民族成立了很多自己的民族组织,他们甚至和世界上很多国家的北方极地建立了关系,在联合国也获得了无国家组织的席位和代表权。1996年通过联邦法的时候只有26个少数民族,现在有42个少数民族,因为国家联邦法为少数民族提供了很多优惠政策,很多人想享受这种优惠政策,于是就产生了更多的族群,从很多大的族群中分离出一些更小的族群并获得法律认可的少数民族地位。这种情况与中国不同。在我们国家没有严格的民族识别,民族的概念更加自由,我们完全不受苏联时期民族理论的影响了,而在当时民族的框架是十分严格的。如果说有一些激进的人向科学院或政府递申请,想组成一个新的族群的话,无论是从学术的角度还是从国家的层面都是无法拒绝的。

由于我们对待族性问题采取比较开放的方式,因此在人口普查统计时民族单位不断增长。1989年是苏联最后一次人口普查,当时有128个民族。俄罗斯2002年人口统计,有182个民族单位。去年10月份,俄罗斯进行最新人口普查,科学院民研所的教授们也参与其中。在新的人口普查中民族单位可能再增加10个左右,这取决于如何对族群进行界定。我们现在所说的族群是民族下的亚主体,比如在俄罗斯族下面有北方海洋民族和哥萨克人等,在鞑靼族下面也分若干亚民族,比如接受东正教洗礼的人,因此,当人口统计员询问民族属性时,有人回答:“我是受洗的人。”我们就知道他是按照鞑靼人的方式表达民族属性的,他的文化是鞑靼文化。尽管我们没有权力强迫他登记为鞑靼人,但是我们知道他具有鞑靼人的文化和认同。像亚族群的情况我们会在新的人口普查数据中看到,我们所说182个民族的概念取决于亚族群的数量。从整体来看,新的民族是不会出现的,民族数量不会增加。民族认同是非常复杂的现象,一个人可以填写两到三个民族成分,因此民族识别方式要不断改革。

1993年俄联邦通过的第一部联邦宪法规定,俄罗斯联邦是多民族人民组成的联邦制共和国,我们的民族是多样的,但是我们的人民是同一的,只有一个的,这就叫作“俄罗斯人

[俄罗斯]季什科夫(В.А.Тишков) 臧颖译·俄罗斯文化的多样性

民”。“俄罗斯人民”不只是俄罗斯(族)的,而是“各民族的民族”。因此,使每一位公民在思想上形成统一的民族观念,共同构建和睦的民族,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迫切任务。

[收稿日期]2012-02-26

[作者简介]瓦列里·亚历山大洛维奇·季什科夫,俄罗斯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所长。

[译者简介]臧颖,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2009级博士生。北京100081

## Ethnic Identities and National Identities of the Cross-border Ethnicities: An Example of the Zhuang in Sino-Viet Border

*Liang Maochun*

**Abstract:** Many scholars always refer to the Nung and the Tay in Vietnam and the Zhuang in China as “the same ethnic group”. But we found in field work that the Zhuang borders don’t have the sense of “in-group” with the Vietnam’s borders. Influenced by politic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institutions of different counties, some “indigenous groups” or “ethnos” divided by border have gone their own ways long ago. The Zhuang borders have amazing ability to identify people’s national identities from subtle cultural differences.

**Key words** cross-border ethnicities; ethnic identity; national identity(See P.40)

## Reconsideration of the Zhuang Ethnic Classification and the Change of Ethnic Identity: Comments on the Creating the Zhuang: Ethnic Politics in China

*Lu Lu*

**Abstract:** American Scholar Katherine P. Kaup’s Creating the Zhuang: Ethnic Politics in China was a classical empirical study in the area of Zhuang research. This study unveils how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and Chinese government officially recognized the 16 million Zhuang populations as China’s largest minority ethnic group and granted them regional autonomy. Through three phases of Zhuang-State political interaction,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imed to integrate the Zhuang people into the larger political system of Chinese nation-state. Thus, ethnic policies were executed to develop Zhuang culture, improve education and promote Zhuang language. However, as economic disparities between eastern and western regions widened during the economic reforms, the Zhuang ethnic-nationalism seems to rise. By introducing the main contents of this study, pointing out its advantages and shortcomings, and making an analysis of the different paradigms used by Chinese and western scholars on ethnic issues, this paper attempts to explore an approach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central government’s minority policy and the limits of the relative institutional designs.

**Key words** Zhuang; ethnic classification; ethnic identity(See P.53)